

科斯对经济科学的启蒙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科斯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企业边界的理论”，是认识市场、认识政府、认识制度，认识普遍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起点。

2013年9月3日 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 许成钢

我称科斯教授的这些教诲是对经济学的启蒙，因为这关乎经济科学的目标，关乎其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为了解科斯教授对于我们的启蒙，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认识所有我们没有理解的基本事实，没有理解的基本现象。即，科学的起点一定是对事实的观察，科学的终点一定仍然是对事实的观察。科学是不可能通过逻辑证明来证明什么东西是对还是错。因为任何科学的理论是否成立只能取决于以观察为基础的验证。相比之下，作为分析工具，比如数学，它的起点是公理，终点是证毕。举一个例子就是微积分。它是物理学家牛顿发明的重要的分析工具，是物理学里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分析工具，但是微积分本身是数学，并不是物理学，并不是科学。

科斯教授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依靠“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典范。科斯教授反复强调的经验和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基本上不同于今天许多同行中流行的时髦的那些做法。这些流行的时髦做法过于局限于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即从公理(或假设)到结论的证明—演绎法；和对系统数据进行经济计量(统计)分析—归纳法。实际上关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在认识论上的限制是早已清楚讨论过的题目。早在18世纪的时候，亚当斯密的师友休莫(1748)(斯密与休莫同为爱丁堡启蒙的核心人物)即已严格论述过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局限性，清楚说明单靠演绎法和归纳法本身是不可能走得远的。亚当斯密从未受过这种方法论的限制。科斯作为今天的斯密也从不受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但是，可惜今天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把休莫的论述忘记了，或者从来没听说过。为了解科斯教授毕生努力推动的科学研究方法，重读休莫会极有帮助。

但是，也许很难说服很多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哲人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他们会认为古人的认识一定是落后的。其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便是科斯的理论都已经太老，甚至过时了。因此，提倡学习爱因斯坦的方法论也许更有利于说服以上那些人，尤其是那些特别看重形式推理的严格性的学者。毕竟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以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其理论是最严谨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通向重大发现的道路不可能只靠逻辑，而要依赖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这种直觉产生于对事实的观察故不能生于演绎，但由于其抽象性质，又超出归纳法。例如经济学里面“看不见的手”、“科斯定律”、“企业边界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所有这些都既不是从演绎法推演而来，也不是从归纳的方法而来。与此相似，在物理科学里面，牛顿运动三定律及相对性原理等这些都既不是单纯从演绎方法来，也不是从归纳方法来。这些不仅仅是科学史上的事实，其实方法论上也只能如此。科斯教授毕生努力推动的以严肃认真的案例分析为基础升华到概念和理论的研究

方法，其实是在许多自然科学研究中(如生物科学)都一直普遍使用的。可惜，这些方法在今天的经济学界被很多人认作过时，认作不时髦，因而未加思索地抛弃一边。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让我把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和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做一个对比，把“企业边界的理论”和“牛顿运动三定律”做一个对比。如上所述，从方法论上看，这两个贡献十分相似，都来自于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而不是演绎法或归纳法。从重要性上看，这二者也很相似。十七世纪牛顿提出的牛顿运动三定律是开启经典力学，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也是二十世纪推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今天物理学统一场论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与此相似，科斯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企业边界的理论”不仅开启了企业理论之先河，它同时是整个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起点之一，是认识市场，认识政府，认识制度，认识普遍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与物理学相似，分析工具可以经历很大的变化，问题的提出也越来越深化，但起源的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原则上是不变的。生物科学中自十九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进化论与遗传学之争是另一个绝好的例子说明相同的问题。